



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自己的国土之网来承接，也没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以轻易说出想说的话。不管你走得多高多悬，都只能一个人提着腔子里的一口细气在那上面摇摇摆摆。

7月的沙特阿拉伯已经感觉不到“热”，而是“炙烤”。空气好像凝固了，院子里的椰枣树和花草都停止了呼吸。除了我刚来时冬天现过一次叫做“下雨”的天气现象，这里的天空永远是骇人的白亮，见不到一丝云，没有朝云和晚霞，也没有黎明和黄昏——从天黑到天亮都仅有几秒钟的时间。而每天都在50℃的温度下，女人出门仍要从头到脚蒙着黑长袍。所以在拿到签证以前，除了必须去的医院和使馆，我死活不出门。这样我睡时做梦，醒着时靠喝水以增加入厕的次数来谋杀时间。每当我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灰黄的脸，多起来的褐色斑点和粗糙的毛孔，都被这吓一跳。但我不想梳头，也不想修饰一下那长得到处都是凌乱不堪的眉毛。日益膨胀起来的腹部使我惊惧地意识到一个陌生生命不可抗拒的到来，来去如风的单身生活仿佛在这一刻才开始轰然倒塌了。

通常我像个死人一样躺遍家里所有的床和沙发，把自己的脑袋搞得巨大无比。浴室里可以洗澡的时间所剩不多，因为这里的水都是积蓄在地面上的蓄水罐里，所以清晨时分的太阳就能把水给烧到滚烫，只能在人夜很久后放水。屋子里没有空调是没有人能够生存的，但是因为空气干燥，空调吹出来的冷风就像是一把把小刀飞进人的鼻孔，刺疼，难以呼吸。把头埋进床单，一会儿就憋个半死，喝个半口水三分钟就得上一次厕所，这样走来走去，更干。我恨恨地想着，床头的灯开了又关。后来我找到一个能够睡去的办法：睁大眼睛拼命想像我美好的明天，离开这里，回家。当我决定剪短发的时候就离婚，一个人流浪，清瘦的脸，短发，流浪……然后我就睡着了。

有一天我梦到我回到了老家。在乡下我们的老屋，母亲在做饭，是她有一次离开我们很久刚回来的那个样子，穿着件时髦

的浅色轻衫，又快乐又年轻的，爽朗又有羞涩地轻轻笑着……院子里的苹果树上结了好多苹果，还有别的水果。我倚着门和母亲聊着天，告诉她苹果树的影子里在宽阔干净的跳跃是多么美的一幅画！我笑醒了，真热闹啊……起来撒泡尿后我接着睡，梦居然都没断开！这样一下子睡到下午三点，被薛太太的电话叫醒，提醒我今天一定要喝牛奶。吐？吐完了接着喝，要不然“生完孩子牙齿也要掉光”！她总是这样，我只好答应。睡了那么多觉我一点都不觉得头晕，下楼给自己烧了四条小青鳞鱼，上次在菲律宾人的商店里发现的。我放了一点醋，好吃得很！四条小鱼，吃得我撑死了。

每天的例行功课还有查看放在冰箱上的我养的蒜苗长多高了。怀孕后的第二个月开始，一切可吃的东西包括这里的空气都变得无法下咽，而要想找到只有中国人世间才吃的东西简直就跟去取天上的月亮一样成为不可能。但是一个想吃想疯了的女人在这个时刻还有什么是想像不到的吗？我找到一些大蒜头，放了些水在一只盆里，就开始生蒜苗了。蒜苗很快就冒出了芽芽，我喜不自禁，每天掐点那个头来吃，那些蒜苗都长成缺七缺八的。彼得第一次看到我的蒜苗时很感兴趣，追着我问这是什么是什么呀。我告他是我小时候在菜园子里种的一种蔬菜。他还帮我找来些阿斯匹林片放在盆底下说可帮助生长。可后来终于有天他愁眉苦脸地说：猫卡，能不能请你有一天不吃那个东西啊，或者至少在晚上别吃，让我也比较容易入睡啊。我这才意识到我头顶冒的气都是大蒜味道了！笑得差点肚皮裂开。就决定对他人道一次。每天跑到厨房，拿到一张桌子上盯着它们看半天，做精神上的大吃。后来那些蒜苗长得很高，却连颜色都变成了紫色。薛太太说千万别吃，已经有毒了。

彼得见我我想吃得眼睛都发绿了，决定不计代价给我从中国买东西来吃，让父亲给我寄过来一纸箱的牛肉干渤海湾鱼片咸菜和话梅。结果拿回家时候发现不只箱子，连包装的塑料袋都被刀子割开细细检验过了。我管不了那许多了，不分白天黑夜

地大嚼，去卫生间蹲马桶也要手里抓着个口袋。彼得非常担心我的牙齿和胃，他说照这样下去，一个星期我能消灭掉一头牛。我说不是我想吃，是肚子里的孩子需要！结果吃到最后我腮帮子包括下巴都木了。第二天他回美国时我需要什么，我告诉他说去唐人街买个北方人做的馒头回来吧。后来他去了，从那儿打电话给我，说等飞回去没准馒头会干掉，这里到处都有卖鱼片的，只是找不到牛肉干。等他带了一大包的鱼片回来，却因为是南方人做的，我嘴刁得能吃出一大股子味精来，后来连看一眼那个包装都会犯恶心，就给婆婆都送了人。

从中国出来的时候，我只带了《梁祝》和《黄河》的光盘，还有彼得在新加坡买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每次听到“妹妹呀”式的咏叹就流泪，还有每回听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也让我心潮澎湃。至于书，《红楼梦》是好不容易跟父亲要来的，黄小田评的《儒林外史》，张爱玲的散文集，一本薄薄的《宋词精品》和《三字经》还有一本英文版的《道德经》。总共就这些了，是我在沙漠里全部的精神寄托。把它们垫在枕头底下睡觉，感觉安慰些。我怀念那些可以随时读到新出版的小说的时光。

偶然一个机会在一个名叫“Discovery”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关于三峡大坝的片子。虽是美国人拍的，但是它的音乐和画面无不渗透中国人精神上的那根柔肠，我看看看着忍不住泪流满面。三峡壮观美丽的景色，穿着只剩一条裤腿的破衣的小孩端着个破碗在街头瞪着惊惧的大眼，农民在田间劳作耕种，一张张忍耐木然的布满皱纹的脸……我想起谁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渴望离开自己热乡热土的人是个悲剧。一个人的血液是无法改变的。我记住了它最后说的一句话：什么是一定的？那就是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将会生存下去。

我的签证出奇的顺利。除了在递交申请文件时被问过些“结婚多久了”“以前是否工作”等问题，总共也没用去半个小时，就被告知三天以后来面试。我心想不等到了面试那天我就紧张得晕倒。可是真正的面试，那个清瘦高大，看上去善解人意的签证官只问了我两个半问题：这些文件都是你丈夫代你填的（彼得是填表一流高手，又快又准）？你明白上面的内容而且保证属实？我说是。他说：那你在上面签上字吧，就让我坐在一旁而把彼得叫去谈话了。我感觉好像要移民的是彼得而不是我一样。我悠闲地把自己和自己的大肚子放在一张沙发上，观察后边一大堆耐心等待面试的阿拉伯人带着他们黑漆漆一大堆老婆们和众多的儿女。

终于逃也似的离开了沙特。先去了埃及的开罗。开罗可脏得够呛，又挤！居然有人在大街上悠闲地骑着驴子！他们通常头上缠着厚厚的白布，深褐色的肤色，蓝绿色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带着一种荒蛮未开化的吃惊发呆的表情。人们开着奇形怪状看上去空间狭小的旧汽车在街上乱窜，通常车里挤着好几个人，撞到了别人就钻出来乱骂一气。怪不得彼得把开罗叫做“动物园”。整个城市的街道树木包括那些英国人入侵时建造的漂亮石建筑物都黯淡污秽得像是被烟和灰尘熏了上千年，在强烈的阳光底下奄奄地蒸腾着土气。连公园里的猴子都脏！我发现公

园的中央有一所异常干净雄伟的大房子。公公告诉这是本动物园园长的住宅！这人可真会挑地方啊。我一想到半夜他没准听到敲门声，一开门，发现是一只狮子时，就忍不住想笑。还有，埃及的古老文明在哪里呢？我记得有个美国人到我们北京看中国的古老文化，他就只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庙”。官是最大的一个“庙”，然后是天坛地坛月坛包括颐和园，都是百变不离其宗的“庙”！当时我听了这话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还被大大挫伤了一下。我去开罗最著名的博物馆的时候，感觉里面宏大是宏大了，石雕棺材等的出土文物也很多，但都带有一股尸气。看了木乃伊和同法制成的猫以后，这种感觉就更深。金字塔就像是秃了的土堆，到处是骆驼粪和马粪。白人和亚洲来的游客倒是不少。开罗城里99%的妇女都包头，在尼罗河上的希尔顿酒店里，也能看到吊在男人臂膀上穿着透明性感黑纱衣的艳妆女郎。有钱人都带着一种骄奢浮华的神气。

从那儿去了伦敦，待了两天，下了一天半雨，听说这还算幸运的。我曾经一度把伦敦想像成一个雾气蒙蒙中的潮湿阴冷的大古堡，可是却发现就连它下雨的时候都是那么清朗明净。从机场出来坐上去饭店的特快列车，两旁一闪而过的绿色田园，鲜花，垂着雪白窗帘的红砖房在阳光下简直是童话中的幻想。市区的繁华大街上好多打扮前卫漂亮的日本女孩，手里捏着香烟三三两两地站在一堆，风情万种地谈笑着，在我眼里是道奇异的风景；街两旁的咖啡屋及地铁里都是些装束精致时髦的年轻人，跟纽约人的散漫随意和不讲究有着天壤之别。所有的建筑物都又清爽又雅，记录和诉说着文化与历史的沉积。还有我对英国人的绅士气有了非常深刻的感受；在海德公园里坐了一会儿，看到每个走过的拎着公文包的男人无不穿着中规中矩的西装，就是西服外套搭在肩上，领带的结子也还是老老实实地紧贴在颈下。地铁里看到一个上班的男人，深色的旧西装，旧了的褐色皮鞋，放在脚下的旧皮箱和雨伞全都是纤尘不染，收拾得异常干净。他带着一个午餐盒子，就放在紧紧并着的膝盖上，两只手臂也是紧紧地贴在身上，往嘴里一点一点地送着三明治。有些渣子掉了下来，他手指一粒一粒捏起来也吃掉了。就这样，有妇女上车他还起身来让座，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在海德公园居然又碰到从头到脚蒙着黑袍的沙特女人。一些教义也很严格的穆斯林国家如伊朗和约旦甚至沙特的其他城市吉达，那里的女人被规定要穿黑袍，但是她们一离开自己的国土，在飞机上就开始噼里啪啦剥掉身上的黑袍然后忙着往脸上补妆。好像就只有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女人，出门也不会改变她们的装束，连面纱也不摘下来。天气很好，阳光很明媚，公园里好多穿短裤的女人在慢跑，红通通的脸，裸露的脖颈和大腿汗水淋淋地蒸腾着热气。而她们因为穿着长袍，好像什么运动也做不了，只静静地坐在草地上的树下面，看着她们的孩子在水边喂水鸟，旁边站着两三个抱着她们更小的孩子的女佣。路过的白人都奇怪地看着她们，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围观外国人。

在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出售的《娼妓》杂志，我吓了一跳，觉得脸都红了。像个贼似的站在那边上看了半天，央求彼得买了本回去，看了差点憋回气去。跟我这些年所受的教育相比，  
(转22页下)

诚信誉，他净赚了200多万元，自己也买了手机、传呼、小洋楼，买了崭新的私家车，出入都有人前呼后拥，俨然一副大款的派头，走到哪里都有人亲切而尊敬地称呼他“杨总”，连小燕偶尔见到他也不免露出羡慕和后悔的神色，但她毕竟已为人妻，已为人母，杨长羽只好把这份难舍的情感深埋心底，仅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独自叹息，或在梦中回味和幻想甜蜜的爱情。对自己身边的女子、对朋友牵线的姑娘，他都不为所动，均以忙不过来委婉推托。

1997年春节，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请杨长羽过年，酒足饭饱后在一起闲谈，突然有人提出“尝点新鲜”，叫人买些白粉试试。出于好奇和寻找刺激的心理，大家一致赞同。当时一共5个人，其他4人吸了几口，当场呕吐不止，只有杨长羽一个人吸得津津有味，感觉好极了。但他没想到，就这一次，就这一吸，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经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跟着感觉走，这次，他抓住的却是魔鬼的手！

早就听说毒品厉害，也知道吸毒对身体的危害，但杨长羽一个人在家对小燕无尽相思时，他就忍不住悄悄吸一口，在迷迷糊糊中感受小燕的温柔。慢慢的，毒品成为他爱情的替代物。于是，一次、二次、三次……他渐渐开始吸上了瘾，也先后多次被派出所和缉毒大队的民警现场抓获，先是罚款5000元，然后3000元，最后成了熟人，多次规劝无效，两次差点被送去劳动教养，都被好心的战友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找关系或写保证“摆平”了，但杨长羽却没吸取教训，先从几天一次，到每天一次，每天几次，最后达到每天消耗毒品近2克，还用注射的方式吸毒，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有时毒瘾发作，为了买毒品，他不惜高价，不惜放弃到手的生意，战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甚至把他关在屋里，派人轮流看守，后来禁不住他的苦苦乞求，只好又把他放出来。父母知道他吸毒的情况，打

他、骂他，都未能使他有所收敛和改变。

1998年底，200多万元的资产，很快被他吸毒和做生意亏损耗光，小洋楼卖了，车子抵了债。

为了当大款的虚荣，为了吸毒的花费，原本聪明、正直的杨长羽在毒品的诱惑下，迷失的灵魂开始走向沉沦，直到犯罪的深渊。从1999年开始，他抓住和利用这些年做生意结识的朋友和建立的关系，私刻公章，办假公司，先后从20多家企业骗取药品、钢材和建筑材料，价值250万元，自己把商品拿去转手卖掉，但不给厂家货款，只推说钱没收回，实际上自己把钱拿去买毒品吸。一个知情的战友苦苦劝他，告诉他这是诈骗行为，迟早要犯罪进监狱的，并且跪在他面前，哭着劝他尽早回头，与毒品一刀两断，但杨长羽终于没有把战友的肺腑之言放在心上，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2000年7月的一天，杨长羽正在某酒店与朋友们欢度自己的34岁生日，酒杯刚刚举起，蛋糕尚未切开，威武的警察从天而降。望着自己手腕上锃亮的手铐，杨长羽含泪而又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

坐在高墙铁窗内宽敞明亮的会见室，杨长羽面对记者的提问道出了从未有过的深深忏悔，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打湿了衣襟，“犯罪进监狱是人生的耻辱，对我来讲尤其如此，真是对不起老师的教诲、对不起父母的养育、更对不起部队多年的培养。幸好现在已经把毒瘾戒掉了，人生啊！一定要好好把握！”看着他手臂上密密麻麻，但日渐长好的曾经注射毒品的针孔，感慨之余，笔者不禁打心底为他走出过去的阴影，走向崭新的未来表示最深最真的祝福。

责编/小潭

=====

(接58页)

简直就是揭了一个吹得很大的迷，却发现谜底原来是那么浅直。那上面除了两三张女人的裸体照片，就是汽车香烟广告和性健康教育——作为成人读物，也很缺乏想象力。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住在曼哈顿一幢公寓的八楼上。大部分时间我躺在床上与空气中猫的毛发对抗，下午四点太阳照进房间，我就跑出去乘凉。楼外有一个小公园，是铁栏杆围起来的一片深灰色的水泥地，架着铁秋千，铁滑梯，铁床，各种肤色的小孩子在嬉戏玩耍。只有当我抬头看天，阳光穿过的树叶透出嫩绿的脉络，好像有精灵在上面跳跃。无论什么时候我在一张固定的椅子上坐下来，就一准看到对面长椅上有个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没风的时候我盯着对面的老人看，有风的时候我就来回想着是空气的流动形成了风还是风造成了空气的流动的问题。

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季。

在此之前，我的人生理想是：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

现在我的理想改了，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待在家里，还得是中国农村的家里。我非常怀念在中国大吃大喝的日子，现在我上街买根黄瓜还担心被艾滋病摸过。我跑了半天唐人街也找不到薛太太给我做过的葱油饼，中餐全是美国味，气人。最后还是抱回一大罐豆腐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东跑西颠，我脸上的斑点都连成了线，成了黑脸包公了，两只手肿得不能弯45度，肚子像气球一样地一天天胀着，想要弯一下腰都是奢求，走路要先像鸭子一样把身子晃起来才能迈步。我发誓，生完这个孩子，我要乱蹦乱跳，回中国吃遍城中所有中国菜，剪头发，我还要穿高跟鞋还有性感衣服！

孩子的小脚丫又在我肚皮上踢了一下，鼓下一个小小的包，然后停在那里做短暂的休息。

责编/铁戈